

G·史坦因著
高容譯

勞動創造了一切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四

·晨社·

勞動創造了一切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四——

著因坦史·靈根
譯容高

· 1946 ·

切——了造創動勞

——四之戰挑的國中色紅——

著岡坦史·G

譯 容 高

社 農 者 版 出
局 書 大 各 售 經

• 版一第海上月七年六四九一 •
有 所 權 版

目 錄

一	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	一
二	邊區的工業	一七
三	邊區的貿易政策	二八
四	邊區的商業	三六
五	邊區的幣制	四四
六	邊區的經濟制度	五〇
七	邊區合作社的任務	五七

一 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

在重慶聲譽最盛的祇有蔣介石，但延安的一個忠厚的農民吳滿有，也有那麼大的聲譽。

吳滿有四名字在延安遍處皆知。農民兵士爲了他曾經幫助他們開墾荒地，促進生產所以讚揚他。長官、醫生、教師和藝術家因爲在推進鄉村新民主運動中得到了他不少的幫助，而使這一運動能夠成功和普遍的展開，所以都大大的稱譽他。毛澤東懷著敬愛說他是對於促進農業生產有着最多貢獻的人，由於這貢獻，邊區才得免除國民黨以封鎖來飢餓邊區的企圖。

吳滿有是邊區的第一名勞働英雄，他對於邊區有着不少的貢獻。

最初我對於這位萬人欽羨的勞働英雄的熱情並不在意。這個對中國非常生疏的觀念在我看來是做

作的，是純粹誇大的。

一次吳滿有來看望我們，穿着工服，禿頭上繫着纏頭巾般的毛巾。他是個五十中旬光景的結實的漢子，意志表現得很堅強，臉龐一付的誠實相，睿智的眼睛裏閃爍着仁愛慈祥的光輝，他是中國農民的最好典型，無人能勉強他扮演自己以外的任何角色。當我們有問題時，他回答爽直簡單而合邏輯，當他談論邊區農業狀況和它的進步情形時，使我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我有很多的機會遇見他，當我注意到他在參加延安新民主運動的每一種實際活動上所表現的成績與真實影響時，使我獲得了這樣的結論：吳滿有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勞働英雄。

這是很明顯的，不但是他的人格使得人民將他的地位與毛澤東和朱德並列。他已經變成了中國農民中一切優秀和進步的表象——剛覺醒了的農民的自尊與模範。這些農民對於他們自身在克服落後性方面的成功以及在新政治社會制度下所感到的滿足仍然表示驚訝。

吳滿有在我們詢及他個人歷史的時候，他是那樣的謙虛與躊躇了。他覺得，個人歷史實在是不必重視的一件事，他願意講述他的村子和全邊區農業進步的事實與形態，直至最後他才同意告訴我們關於他自己。

『我一向住在本省偏北的地方，』他開始了，『到了一九二八年因為鬧災荒的緣故我才離開了本村。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充飢。我以五磅糧食的代價賣掉了三歲的女兒以延續其他幾個人片刻的生命，其他二個女兒都送給富足人家作童養媳去了，這樣，她們也許還可以吃飽免飢，你知道，這種事情

在目前國民黨統治地區還在繼續的發生呢！」

他說，當他剛來到延安附近的山谷時，就在山上墾植了一畝瘦瘠的田地，挖了一個簡陋的窖洞以作棲身之所。他的新地主不供給他工具也不借錢給他，他祇得砍了柴到市場售賣，藉以添置農具及食物。相反的，吳滿有却要將大部份的收穫交給地主作爲田租。然而，開墾一片非常小的田地實在是要化費相當久長的時間和很多苦工的。一九三五年內戰時代，共產黨來到延安，這時他是耕種十畝貧瘠山地的佃農戶，所得僅足供家人一飽，他還得砍柴以付田租及購置衣著。

『紅軍來到之後，情形怎樣呢？』

『鄉村的土地改革問題已經進行了好幾年，』吳滿有說：『我曾聽說共產黨很愛護窮人。不過，關於他們，當時我知道得很少，也有點懷疑。最初從延安附近跑來八九十個紅軍，那時延安還在國民黨軍隊統治之下，他們開始將地主的土地與牛羊分給貧農。後來我做了這小村子的村長。我召集村上和幾位紅軍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去研究共產黨是怎樣的一個黨。討論的主要點是國民黨向人民的榨取和壓制。你知道國民黨是從來不召集我們開會的，從不向我們老百姓解說一些什麼的，我們所知道的國民黨，就是他們不斷的向人民索取錢財和糧食！』

『你的地主怎樣了？』

『他還在此地而且生活得很好。祇是他的山田已經被拿去分配給十五家佃戶了。他們給他留下幾塊山谷裏的肥田，現在他的田裏種着各種菜蔬，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富有，自己也得親自耕作。他的兒

子非但同情革命，而且已經參加了革命！」

我們更要知道吳滿有怎樣成功一個勞働英雄：

「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同志請大家在所有的農民中，找出一個可以作爲第一次勞働英雄候選人的模範農夫。大家到處去調查，結果他們就揀選了我作爲候選人之一。同時縣長也知道我的工作成績以及對於新民主主義的忠實。一九四二年的一天，開了個大會，我們一地的人民選舉了我。他們的理由是我的耕田方法比別人好。我在當時所有的廿至廿五畝土地上作了更多的工作，除了更多的草。同時我養了二頭牲口，這件事對於一般貧苦的農民講，是很不平常的事。」

大家認爲我對於政府的態度以及對於戰爭的意義也較別人認識得清楚，對於每種自動動員工作都有很好的反應。而最主要的一點，或許是我跟其它的農民一樣有肯幫助別人的好名聲，我時常勸導並指示別人怎樣求得進步。」

當我們問到他，現在的景況是否較過去爲好的時候，他笑起來了。

「近來我有丁近百畝的田地，還有不少積蓄。我現在比過去，共黨來前的先前的地主吃的還要好些，你們來看我的時候，我一定把一切的事情指給你們看。」

「南泥灣的王震旅長說，你幫了他好多忙，你替他做了些什麼呢？」

吳滿有覺得很興奮。使他自豪的並不是因爲他是個勞働英雄，也不因爲他的小村子是「模範村」，

或者他自己已是個富有的自耕農，乃是他同八路軍的合作。

『在士兵計劃從事農業工作的集會上，我給那一旅許多實際的指導。我又幫助他們從事實際工作。舉例說吧，去年，我同他們一起工作了十一天，教給他們怎樣用最好的方法去耕種和開墾山坡上的田地。另外的十七天，幫他們開墾土地，我用自己的經驗教他們較好的方法。』

『你知道，現在無論在甚麼地方，軍隊和人民都在盡可能地作真正的彼此的幫助了。八路軍不像國民黨軍隊一樣的對待人民，他們並不粗暴。在一年最忙的十天裏，各地軍隊幫助農民工作。但是八路軍從來不向我們索取食物，甚至在我們送給他們東西的時候，他們也不接受。當人民患病時，軍醫就會來替人民治病。我同王震同志的個人關係很密切。當他請我幫助他所指揮的一旅兵士開始農業生產工作時，我覺得我和他有很好的個人關係是一種很大的榮耀。因為他親自領導部下從事一切工作，他們的工作為的是要減輕人民的負擔，所以我非常的喜歡他。』

他開始講到毛澤東，我們就提出蔣介石的名字，問他對於委員長作何感想：

『我知道蔣介石是我們全國的領袖，不過……』他嘆了一口氣，沉思了一忽，說道：『在重慶一個普通的人民不能和蔣介石像我們和毛澤東一樣的握握手呢？我同毛澤東同志一起開會，作過私人的長談，並且我還同他一起吃過好多次飯。』

『說到蔣介石你為什麼要歎息呢？』

『當我剛從北方災荒裏逃出來的時候，沒有人幫助我，政府也不注意我們。就是現在，還有許多難民從華北和湖南等國民黨統治地區逃亡此地，在新民主主義下的邊區政府和人民都幫助了他們。你可以看到這些難民在我們村子裏過得很好。現在的邊區真像天堂，但是當國民黨統治的時候，此地就像監獄一般。』

『難道此地的人民沒有人不同意你對新政府的觀點嗎？』

『不，我們此地沒有真正落後的人民，他們都已經學習了許多，同時都在模倣我的榜樣，因為他們懂得我為什麼得到如此偉大的光榮。他們也已經懂得，接受新思想對他們自己將得到多大的利益。在我們村子裏落後的人民也都知道他們能夠做得同我一樣好，如今他們也比以前富有了。所以現在當我爲介紹新的改良方法而去召集他們時，他們都會來了。』

『你現在一定很累了。』我對這位老人說，因爲在他完畢田地裏最忙碌的早晨工作後，我們已經同他談了好幾個鐘點了。

『一個農夫是不會因談話而感到疲乏的。』吳滿有笑着說：『我要告訴你的真多，要指給你看的也很多，我希望你會到我們村子裏來。』

我的觀察證實了吳滿有所說的邊區鄉村生活的確有了顯著的進步。我同許多人談論近幾年來一切的改變，這些人包括了農民長官，從醫院及診療所得的經驗裏去判斷事物的醫生，和根據農民逐漸提

高的購買力來議論的店員。他們的評議都是很確切的。

我在一個流行的展覽會上，發現了幾種有趣的統計，這種展覽會在延安是經常舉行的，它是有助於推動生產事業的意義的。許多農民，工人，當地長官都去參觀。延安大學的學生就在那裏解釋各種展覽品，特別是掛在牆上許多的統計圖表給他們聽。這些數字當然是正確的，因為這是當局公佈給人民看的，而人民也確實熟悉當地情形並有獨立判斷的能力。

人民食物消費量的增加，可以從一九四三年的邊區與國民黨統治時的比較表上看到，每一縣都有一定，排列的地位，消費量的增加最少百分之廿三至百分之一百，平均的增加量大約為百分之五十，而在近年來邊區食物產量的增加還不至此數。

在開始推動每戶進行儲糧運動之後，一個典型的村莊裏糧食的儲藏量自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三年已增加了二倍半。

鄉村『階級成份』的改善，可以從許多例子上看到，我將似乎可以當作表樣的一張統計表抄錄如下：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沒有田地的人家已經從十四減少至一，『貧農』自四十三減少至十五，『中農』自四十四增加到九十，『富農』自二增加到十五，同時戶口也自一〇八增加至一二五。他們主要的是經大家庭分化出來的，或是殘廢軍人和難民移居而來的。村莊裏的牲畜數量也較過去增加了二倍有餘。

僅在一九四三年，自湖南以及其它國民黨統治區向邊區移居的人民就有二萬五千之多，五十多個

自最貧瘠和人口過多的邊區向別處遷移居。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有九六二五多個殘廢軍人同他們的眷屬，都得到大家幫助而建立了家屋。他們大抵是從外鄉移居來的。

我們到吳滿有的村子去拜訪了。他的家是住在一排三四個窯洞裏，依照中國的生活標準說，那是簡單而又舒適的。其它幾個窯洞有的用作馬棚，雞屋或儲糧室。我們同他一起坐在寬闊的炕床上，一邊吃著豐富的餐食，一邊靜聆他的談話。但是這個老年人不主張我們浪費過多時間在應酬上，他要帶我們出去看看他的村子，這是他引以爲豪的小村子。

他給我們的回答，在我們腦際形成了一幅邊區鄉村開拓者的工作的活生生的畫面。

我注意到他的村子是被稱作『吳家棗園』的。我就問他這個名字是否後來由他的姓而重起的，同時又問那些帶有華北特性的棗樹長在什麼地方？

他說：『在多年前，另一吳姓人家給這村子起了這個名字，但是一次很兇的災荒把他們趕走了。許多棗樹都讓留居此地的人砍掉了。一九二八年當他到來的時候，這兒還是非常淒涼的地方，從前許多田地都荒蕪了。』

『但是現在，』他說：『我們不會再有飢荒了。天旱歉收，雖然常常是這裏各地的大災難，然而政府早就教我們儲糧備荒的方法。這也就是一九四三年，我們爲什麼在推進生產運動的時候提出『二年內生產三年的農產品』的口號，我們人人都應該常常備有一年的存糧。因此每一個農民都有了以前

從未有過的大量儲糧。」

吳滿有又帶我們到他窖洞前面的場地裏，他說：「此地我埋藏了足夠維持全家十八個月的玉米，今年秋收將得的還要除外。他說着，腳在地上證，『今年的收穫量，我預知較過去任何一次爲多，因爲這是我們去年新墾的土地，而且氣候又極適宜，我將收到足夠全家五年的麥子，因爲我今年從一百畝田裏收到十八噸。』」

『政府是否讓人民自由儲藏糧食？』

『當然，政府自己建築倉房以防糧荒，和準備總反攻。這些存糧一部份是由駐防軍隊生產出來的，一部份則由「救國糧食稅」得來的。這是我們農民惟一的捐稅，它的數量是產物的百分之十或十二，其餘的我們都可以自己保藏。』

爲了使這一點更清楚起見，他領着我安閒的走過了田地，因爲他已經聽到我特別對於經濟問題的興趣。『你要問的都可以在此地得到解答。』他說：『人民捐稅的負擔從沒有這麼少過的。就像毛澤東同志告訴我的一樣，這是由於軍隊、政府、長官、學生都親自參加生產工作的緣故。』

『這裏你可以看到變工隊在工作』他說着，一邊指着一羣八九個正在舉着鋤，唱着歌的工作人員

邊區的每一個人對於變工隊是非常自傲的。這是中國某邊區的老風俗，就是集合許多農民在一起，以集體合作方式互換勞動力。但是這種方法從前沒有好好的實施，所以漸次消失了。共產黨就從幾

個老農夫那裏學了來，改善了方法，再交還給人民，同時再作了必要的宣傳。

邊區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農民都有動的組織在變工隊裏。這是毛澤東，『向羣衆學習然後再教育羣衆』的指示的最顯著的成功例子。

這運動開始在四年前，當時由於軍事，工業，合作事業以及新行政組織的需要而使田地的工作力逐漸感到缺乏。這時候，剛在特別着重提倡開墾土地的工作而沒有新的耕種方法，許多人民都自由組織不同方式的「變工」。有幾處地方他們全村的人民共同從事各種不同工作。有的較小的個別團體，他們有較長久性的組織，專門從事開荒築堤等事工。當天時惡劣的季節，他們就作短時期的合作。他們彼此借用農具及耕畜，這樣他們的工作量就大大增加了。

就是在所有工作都已集體化的地區，他們的田地，農具和收穫仍然保留着私有財產制。這樣就使二方面的工作（無論集體的或個人的）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再有一種特別的方法，就是假若一個變工隊員寫別人工作的田地較多於自己的或者有人多出了勞力或出借農具，耕牛的，可得到各種相當的補助。

『農民們對於舊方法的新應用都極度表示着創造力及熱誠』吳滿有說。『他們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方法，而不是上面硬要他們接受的方法。這就是我們爲甚麼能夠希望，達到把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都自動地組織成志願的變工隊的目的底理由。』

參加變工隊後每三個人的工作可以抵得上四個或五個人單獨的或集體的工作。這大大使農人對於

工作產生了愉快的心理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時這又可以創造新的集體精神去克服農民素犯的個人主義及宗派主義的錯誤。

吳滿有指着村莊四周的小山給我們看。向這些就是最峻峻的山坡望去，也是一片青翠。

『假使變工隊的宣傳沒有成功，那麼所有這些土地決不會墾植好的。這一點指示了我們，宣傳工作是必要的，在共產黨來到之前全村耕種的土地僅僅只有百英畝。在一九四二年有一五〇英畝，一九四三年有二百英畝，而今天我們已有了三百廿五英畝了。』

在最近的五年內，整個邊區耕地增加一百萬英畝至一百五十萬英畝。這裏僅說軍隊就有四萬至五萬的駐防軍，他們已經有三分之一的數量從事開掘糧食和財富的新源泉的工作。

這些都是邊地，由於多年的聽任荒蕪都成了不毛之地。假使想到一個統一的中國的經濟獲得自由和充份的發展，那末邊區今天大部份的耕地，也許可能被視作無利的土地而放棄的。但是中共的決策和方法，能夠贏得人民誠心的擁護，使得在這中國最窮困的角落裏的荒地，能夠作為偉大的社會試驗和有價值的戰鬥力量的基礎。

吳滿有有事情去了，我就去訪問這村莊的一個領袖，他是在邊區建立以後纔由國民黨地區來的。他曾帶同八路軍打日本兵，受過好幾次傷，最後就退伍了。

我詢問他關於這個小村莊的階級成份。他說：『吳滿有是此地第一個富人，但是沒有人妒忌他的財富。他們闔家都工作，同時還救濟新移入的難民。他無論什麼時候，都願意幫助別人，別人也都相信自己能夠像他一樣的富裕起來，因為他教了他們增加財富的好方法。這樣甚至連最近移入的居民也能夠獲得吳滿有曾化過多年精力的收穫的十分之一以上。有幾個村民的收入還能及到他的四分之一，第二個富有的農夫的收入現在雖然祇及吳滿有的半數，但是，今年他的收穫也許可以和二年前吳滿有的收入一樣的多。』

一聲歌唱者經過我們前面，一會兒就消失在小山後面了。他們愉快的歌聲對於我是新鮮的，我就請這位村長喊住他們。他們是變工隊的隊員，他們是最近從邊區最東北地帶，人口過多的地方，移居此地的。在那裏再沒有荒地可墾，地主們依舊佔有大多數耕地，因為在戰爭之前，那邊並未有進行過土地革命。

『此地的生活是很好的』一個歌唱者說：『收刈之後我們要回去帶別人到此地來。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土地不夠分配，仍舊有地主，雖然我們的地租已經由政府命令減低了。我們的生活較此地人民爲苦，但卻沒有像國民黨統治時候的壞。那時候無論村長、兵士，要什麼就得給什麼。要打就讓他們打。同時還有捐稅，簡直每一件事都要捐稅。但是現在的政府却處處扶助我們人民。』

『爲了使目前我們地方的情境更好一些，政府要求人民移居到別的地方去，使老村莊不至過份擁擠

擠。沿邊區的國民黨統治地區裏的農民們都喜歡到這里來。每年都有人來，然而這件事在他們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國民黨是禁止他們逃來的。」

問起我剛才所聽到的那首歌，他說這是變工隊自己「編」的。他們先想曲調，再推究歌詞，再請能寫字的記下來。然後大聲唸好幾遍，使每個人都能夠得上口唱，『我們唱的不止一首，我們有好多呢！』

他們坐下來唱給我聽的歌詞是這樣的。

紅日起白東。

中國有毛澤東。

他爲我們計劃生產。

毛同志拯救中國的民衆。

山高水綠

邊區居住的快樂，

今年讓我們生產更多的糧食，

毛同志召了農民來，

來了不久就會富有。

讓我們生產更多的糧食，